

浪漫
豪门
系列

——
念念
亦是
是深
绝情
情

That
Moment

一念

一念

下
册

*That
Moment*

圣妖\作品

Shengyao
Works

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
妥善安放，细心保存。

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

但那人，我知，我一直知，
他永不会来。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一念

*That
Moment*

下册

圣妖 / 作品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浪漫豪门系列
最刺激、最好看的言情小说系列



| 北京嘉树文化·许愿树文化联合出品

•
•
•
•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三章	无赖本性	 001
第十四章	甘愿迁就	 029
第十五章	误惹风流	 055
第十六章	新欢旧爱	 081
第十七章	痛断亲情	 109
第十八章	重新开始	 131
第十九章	公开关系	 157
第二十章	身世成谜	 183
第二十一章	礼物被换	 213
第二十二章	最后甜蜜	 241
第二十三章	致命婚姻	 263
第二十四章	爱的续约	 289

第十三章 无赖本性



•
•
•
•

*That
Moment*

•
•
•
•

傳染說過要帶尤柚出去，由於工作室簽約後忙才拖到近日。

姊姊千叮嚀萬囑咐讓傳染照顧好尤柚，尤柚聽說今天要去賞梅，高興得整夜睡不着，傳染幫她將要帶的東西收拾好，“午飯應該會在外面吃，那兒有餐館和酒店，玩得累了還能開個鐘點房休息。”

“姐，你別擔心我，我身體挺好的。”

跟叔叔姊姊道別後兩人下了樓，傳染的車就停在樓下，她拎着東西走過去，一輛悍馬車不期而至，傳染沒見過這區還有人開這樣的車，她趕緊避開，卻見尤柚開心地撲過去，“姐夫。”

從車里出來的果然是明成佑。

尤柚戴着圍巾，只露出臉的上半部分，“姐，我上次跟姐夫說男人開悍馬很帥，你看，姐夫果然開了一輛來。”

明成佑走過去接過傳染手裡的東西，尤柚和他處得好，這事不用說就知道是她透露的。

尤柚也有自己的小心思，當初她隱瞞毀容的真相導致傳染和明成佑之間矛盾惡化，最終分手，她心裡一直覺得愧疚，儘管後來差點和李家對簿公堂，但明成佑的偏袒在年幼的尤柚心中倒是很容易看開，她甚至覺得那就像傳染對她的保護一樣，都是能完全理解的。

尤柚纏着傳染要上悍馬，明成佑把東西拿進車內，她和尤柚坐在後排，恰逢天氣晴朗，是個出去玩的好日子。

車子緩緩駛出區，門口車流量較大，明成佑只得放慢車速。透過後視鏡，他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车牌號，如果沒看錯的話應該是李琛的。

只是，琛子的车怎么会在这儿？

那辆紧跟着的车内，车窗微微打开，露出一张俊朗非凡的男子的脸，男子很年轻，顶多二十出头。

傅染替尤柚理顺围巾，明成佑将副驾驶座上的精品袋递向后座，“看到有几款新到的，你试试喜不喜欢。”

尤柚接入手，“姐夫你真好，谢谢。”

明成佑眼睛瞥向后视镜，方才跟着的车这会儿没了踪影，“回到学校还习惯吗？”

“挺好的，先前的功课我也没落下，再说大学不比高中那会儿。”

尤柚今年六月参加高考，由于她情况特殊，高考期间正在治疗，加上一年多前的案子影响力较大，学校经过上头批准，也算是照顾，派了监考老师去医院，她才勉强完成了高考。

所幸她平时功课扎实，虽然没能如愿考到复旦，但也不算不错，进了迎安市最有名的师范大学。

“等我毕业出来就是老姑娘了。”她因身体原因晚一年参加高考，尤柚换上明成佑送的围巾，“姐，好不好看？”

“好看。”傅染把她先前的围巾放入袋中，“你要是老姑娘我岂不是老怪物？”

“你不一样啊，你有姐夫！”

傅染弯起的嘴角软下，认真地说：“尤柚，他不是你姐夫。”

明成佑的眼睛借着化妆镜睇向傅染，“对，我跟你姐已经解除婚约了。”

尤柚脸上笑容散尽，扬起的眉角也寸寸抚平。傅染有些懊恼，她不该和尤柚谈论这样的话题，傅染取出随身携带的水，“渴吗？”

尤柚乖乖接过，喝了一小口。

明成佑手指轻敲方向盘，把车稳稳开向前。

到达目的地，傅染和尤柚在门口等，明成佑去买票，傅染眼见尤柚提不起精神，“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

尤柚垂头望着自己的脚尖，“姐，你看不出来吗？姐夫想跟你和好。”

“尤柚，”傅染抬起手抚向尤柚头顶，“我们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我都知道，姐你别安慰我，”尤柚目光越过人群望向明成佑，“你和姐夫

本来感情很好，偏巧发生了那样的事，你怪他偏袒李琛，但……一切错误是我造成的，我对你撒谎害得你们分开，倘若我能早些对你说实话，事情不会发展到今天的。”

“尤柚，我跟明成佑之前一直都相安无事，也能处得很好，但你要明白，那都是在不起风雨晴空万里的时候。很多关系经不起考验，当他试图令律师出马想要不着痕迹摆平这件事时，我跟他之间的裂痕已经拉开了。”傅染那段日子也认真想过她和明成佑的去路，是，其中是掺杂了误会，但彼此的不信任才是导火索，她把尤柚当成至亲，在她最需要他时，明成佑的拉一把直接可能改变她今后的选择，但是，他没有。

尤柚目光透出歉疚和哀伤，“说到底，还是我的事。”

“不，”傅染安慰地拍拍她肩膀，“我原本也是打算要走的，只不过在那一晚愈发坚定而已。”

“为什么？”尤柚不懂，抬起脑袋问。

傅染装作轻松地一笑，“我不想再被卷进去，豪门争斗，里面的水太深，太脏。”

尤柚还是懵懂的样子，傅染索性把话说开，“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联姻关系，并不相爱。”

如果感情足够，什么都不会是阻碍，哪怕水再深再脏她都愿意陪他蹚。

尤柚这句话总算是明白的，“姐，你们真的没有感情吗？”

她的眼睛黑亮而纯净，拂开傅染心底莫名的不安及混乱，对亲近的人她总是毫不设防，这才令尤柚能一探究竟，“姐，你自己都不确定。”

明成佑拿票走来，“在说什么？”

“保密。”尤柚挽住傅染顺石阶而上。

这样的天气，园内的梅花只露出个花骨朵儿，含苞未放，冷风清冽带着幽幽寒香，因为不是周末，所以游客不算多，尤柚难得出来，自然是欢欣无比。

叔叔婶婶自两年前出事后几乎不肯离尤柚左右，更别说是让她单独出门，傅染也生怕她累，玩了小半天挑家饭馆入座，难得环境雅静，靠窗的位子能看到外头滢滢湖光。

桌上摆满家常菜，有渔家新鲜打捞的鱼虾，还有自家栽种的时令蔬菜。

一盘水煮鱼端上桌，鲜红的辣子几乎占去半盘，色彩搭配令人食指大动，傅染

不让尤柚碰辛辣食物，她把手边的河虾换到尤柚跟前。

明成佑夹起块鱼肉，小心地剔除鱼刺，傅染把一口米饭送入嘴中，明成佑的筷子递过来差点碰到她嘴边，傅染微微抬起头，看到一块鱼肉放在米饭中间。

她目光同他相触，他神色自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尤柚边吃边笑，“姐夫，你也给我挑鱼刺呗。”

“你不准吃。”傅染生怕她忍不住。

尤柚笑意渐浓，“行吧行吧，姐，你多吃点。”

傅染筷子拨到明成佑递来的鱼肉，想想也没什么好矫情的，顺势送入嘴中，明成佑紧接着又递过来一块。傅染觉得喉间火辣辣的，“你自己也吃吧。”

饭后要来一壶清茶，尤柚要去坐快艇，傅染刚想起身却被她按坐在原地，“别总当我是孩子，况且那么多人一起乘坐不会有事的。”

傅染坐在窗边，透过玻璃能看到湖边的快艇，她看到尤柚穿上救生衣跟好几名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上了快艇。

明成佑为她倒茶，他有些心不在焉，傅染回过头时看到茶水溢出杯沿，“当心。”她从明成佑手里接过茶壶，另一只手抽出纸巾擦拭水渍。

明成佑若有所思，眼睛越过窗外看着那艘驶出去的快艇，没过多久便消失在视线内。

约莫半小时，船上的人才回到岸边。

傅染和明成佑在饭馆内没等到尤柚，以为她可能还没玩够，原地等了会儿不见人影，傅染掏出手机拨了她的号码，竟发现尤柚关机。

她心急地推开椅子起身，大步走出饭馆来到湖边。

游艇靠岸停着，又一拨人在相继往上走。

傅染找到驾驶人员，“请问看到一个围着淡紫色围巾的女孩吗？头发很短。”

“哦，她刚上岸就接到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往大门口方向去了。”男人指了指远处。

傅染一惊，走了？

这不像尤柚会做的事，她若真有急事也该给傅染打个电话让她不要担心。

黑色宝马车快速调头离开，两边车窗都只微微敞开一道隙缝，深色玻璃令外头很难看清楚车内坐着的人。一枝红梅还未开尽便被人折断，横放在挡风玻璃后头。

尤柚紧张地绞着衣角，看到自己的手机被丢在车后座。

话几次到嘴边都吞咽回去，车内的暖气本该令人舒适温暖，她却觉得憋闷到即将窒息，她两条腿交叠，一会儿又伸直蜷缩，车子开上高速，一块块广告牌刷地擦过眼睛，她双手紧握住安全带，“你，你带我去哪儿？”

驾驶座上的男子不说话，掌握方向盘的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在她眼里，李琛并没有变多少，出色的五官似乎越发俊冷，凉薄的唇紧抿，尤柚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确定脸部在上车前被包裹严实后这才稍稍定下心。

李琛把车子开回迎安市市中心，尤柚推开车门，看到是在一家宾馆门口，两年前的记忆唤醒她心里的恐惧，趁李琛绕过车头的间隙她拔腿要跑。

李琛三两步拽住她的手臂将她拖回身侧，“你要是再敢跑，我就扯掉你的围巾让所有人都来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尤柚用手护住脸，嗓音难掩哽咽，“你想做什么？”

李琛手掌抚过她腕部，强行扳开尤柚僵硬的手指同她十指交扣，尤柚意识到害怕，定在原地并不肯走，“你说有话要说清楚，你就在这儿说。”

李琛手指收紧，尤柚感觉被握住的指关节像要脱臼，他没用多少力气就将尤柚拽着向前，没有通过前台，径自从电梯出去后拿出房卡进入房间。

尤柚手指抓住门框，“李琛你别这样，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事……”

李琛转身，手臂搂住尤柚直接将她拖进房间，右脚轻踢带上门。

尤柚挣开他的手，满目戒备，“李琛，我跟你之间扯平了，你别再来找我。”

“扯平？”他似是听到个天大的笑话，“你觉得能扯平吗？”

“我已经被毁成了这样，还不够是不是？”

李琛脚步逼近，他伸出手，尤柚惊恐万分地避开，“你走！”

“当年的事把我推到那样难堪的境地，尤柚，你还不不如当着媒体的面说我强奸你，那我遭受的谴责和压力远远不会比毁容来得大。”

尤柚脚步后退，挪到沙发跟前，“我当时也没办法，李琛，要是当晚你不带我出去，我也不会遇上那个酒鬼，更不会被毁容……”

李琛走过去，伸手拽住尤柚的围巾。她惊恐万分，扯着不肯松手，“不要，不要！”

李琛伸手把她抱在胸前，手臂压住尤柚的两只手，他扯掉她的围巾，让她的脸全部暴露在眼前。

“不——”

最最丑陋的伤疤被揭开，尤柚发疯地挣扎，她双手捧住脸，身子退到李琛三步之外，“不要看，别看！”

尽管恢复得很好，但跟先前的样子还是不能比，李琛怔怔地看着她手掌遮盖不住的烧伤，眼里的冷冽寸寸化为暗伤，他很清楚尤柚变成这样跟他脱不了关系。

尤柚抱住头蹲到地上，嗓音完全变了，两个肩头不住地轻抖，“别看我的脸。”

李琛看着她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无助嘶喊，他不知道她过去的两年是怎么过来的，他抬起脚步走向尤柚，她听到动静，吓得急忙闪开。

傅染焦急地在园子内穿梭，问了不下上百人都不见尤柚的身影，她急得后背冒出冷汗，两条腿难以抑制地轻抖，明成佑想到那辆跟着的车牌号，脸色也越来越沉。

傅染跑到园外，在原地毫无目的地打转，“怎么办，她会去哪儿？尤柚不可能会关机的。”

明成佑上前，拉起傅染的手走向停车场，她脚步僵硬无力，“去哪儿？”

“去李家。”

傅染陡然一个激灵，她几步追上明成佑，“什么意思？”

他打开车门示意傅染坐进去，到车上发动引擎，明成佑边打方向盘，边开口道：“我刚才在尤柚小区家的门口，好像看到了琛子的车。”

“琛子，李琛？”傅染扬声，情绪不由激动，“他不是在国外吗？”

“我也不能确认，”明成佑神色渐冷，他左胳膊支于车窗外，打李琛的电话也是关机。

车子飞快行驶，驶过大道来到李家门口。

还未停稳，傅染着急去推门，明成佑手掌扣住她的腕部将她拉回身侧，“你在车上等我。”

傅染眉宇间凝起。

“不信我？”

她知道明成佑的顾虑，李家拿她当仇人看，即使知道什么也断然不会告诉她。

傅染颓然靠了回去，点了点头，“好，你快点。”

明成佑下车，傅染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眼帘中。

李则勤在家，看到明成佑他放下手里的报纸，“成佑，今儿怎么有空来？”

明成佑目光逡巡，遥遥望向二楼，他上前打招呼，“舅舅。”

“看你好像很着急，有事吗？”

明成佑也不搪塞，开门见山，“舅舅，琛子回国了吧？”

“你怎么知道？”李则勤声音明朗，“半夜里两三点钟才到家，也不肯好好待着，这会儿又跑没影了。”

“您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李则勤隐约听出明成佑话里的深意，他脸色一沉，“出什么事了？”

“尤柚失踪了。”

“什么？！”李则勤惊得从沙发上站起身，第一个念头跟明成佑不谋而合，这事儿八成和李琛有关，“怎么会这样？”

“我带尤柚和傅染去郊外，她中途失踪到现在也没找到，电话打不通，而且我在尤柚家门口见到了琛子的车。”明成佑把今日的事简单理顺，不论是李家还是尤家都希望这件事趁早过去，谁还敢惹风波？

李则勤焦虑地在客厅踱步，他陡然想起什么，走到门口向外张望，“傅染也知道这事儿？”

“对。”

李则勤来不及问他们为何还会在一起，“不行，得立马找到琛子，万一再惊动警局就真的麻烦了，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

“舅舅你要知道现在是尤柚失踪，天黑之前尤家见不到人肯定会报警，我想琛子至少不会出迎安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尽量找到他。”

李则勤二话不说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外套准备出门。

傅染在车内焦急等待，她双手合十希望尤柚不会有事，眼见明成佑打开车门坐进来，她忙开口问道：“怎么样，李琛在哪儿？”

明成佑摇头，“联系不到。”

傅染满脸惊慌，只觉喉间干涩，“他会不会对尤柚不利？”

“你别着急，应该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糟糕。”

“怎么会？”傅染几近失控，“他能做得出来强奸的事，还有什么会比这更糟糕？”

明成佑俊目轻阖，似在想着李琛可能去的地方，一通电话突然打来，傅染惊醒，忙取出手机。

“是婶婶。”

明成佑伸手按住她，“先别惊动家里，省得他们跟着担忧，即使要报警的话未
满四十八小时也不会立案。”

傅染用力甩开他的手，她下颌轻扬深深望了一眼明成佑，这才别过身接通电
话，“喂，婶婶。”

“小染，尤柚的手机怎么关机了？你们在哪儿？”

傅染握紧手机的手指泄露出紧张，她尽量将语气掩饰得极好，“婶婶，尤柚在
坐快艇，我们可能要吃过晚饭才会回去。”

“好，没事就好，你看着点尤柚别让她玩得太疯。”

另一头早已挂断，傅染还怔怔地望着窗外，耳膜内响着手机的嘟嘟声，明成佑
伸手落到她肩膀，她却惊跳般甩开，眼里的惶恐和悲凉浸润入心，“你……”

他等着她后半句话。

傅染捏紧掌心里的手机，有种哀伤无以名状地蔓延，“你是不是又要和当初一
样？”

她感觉他的手掌自她肩膀垂落，尔后一寸寸滑过她身侧直到落至腰际，明成佑
将她勾到身前，几乎未作考虑，“不会。”

她望着他，眉宇间分明藏着疑虑，明成佑抬起手，拇指划过傅染眉心，“相信
我，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明成佑靠近，让傅染枕着他的肩膀，交颈而拥的瞬间，心房的位置贴得如此
近，傅染能感觉到明成佑强而有力的心跳，他手掌抚过她脑后，却听不到自己的心
还在跳动。

这算不算最大的悲哀？

尤柚贴着墙壁挤在角落，跟床尾处的李琛相持不下，她双手依旧捧住脸，两个
肩膀缩得很紧。“让我回家。”

李琛就势倚在电脑桌前，望着角落中瑟瑟发抖的身影，“尤柚，我想让你给我
句明白话，你对我究竟什么心思？”

尤柚摇着头，“我不想，我什么都不想，李琛，我这副样子还会有未来吗？”

她哭着松开手，“我恨你，两年来让我做噩梦的不是那把火而是你，我一直想
不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喜欢你。”李琛脱口而出。

尤柚嘴里的话顿住，连哭声都渐止，“你是瞎子吗？我的脸变成这样你还敢说这样的话？”

李琛目光复杂，两年来，他被迫逃到国外躲避舆论的压力，尤柚当初在病房的指证他还记忆犹新，李琛当时只觉天旋地转，没人肯相信他，所有人都说他罪恶滔天，逃到国外的两年间，他无时不想着要将尤柚弄到身边，她不是说他强奸吗？好，他不介意再让她体会一次。

但从他扯掉尤柚围巾的那刻起，心里的怨恨陡然又被心疼和愤怒取代，尽管尤柚恢复得很好，但脸颊侧面还有些伤痕无时不在提醒他那晚的事。

他不该离开，更不该把她拖进巷子内。

尤柚精疲力竭伏在床沿，李琛穿着绵软的拖鞋走到她身侧，他蹲下身手掌抚向尤柚脑后。

她的头发很短，但漂亮的眉眼依旧动人，他抱起尤柚小心翼翼放到床上，尤柚眼角泪痕犹在，贴着床面很快把自己紧缩成一团，李琛脱掉鞋子把尤柚拥到他身前。

傅染毫无目的在大街小巷穿梭，眼看天色渐渐暗沉，华灯初上，心里的恐惧压过焦虑，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不知该往哪里去，明成佑跟李则勤在通话，挂掉电话看到傅染蹲在街口，两只手紧紧抱住肩膀。

他站在她身后静静看着，她对别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热忱，哪怕尤柚当初对她撒了谎。

似乎唯有对他，才会近乎执拗地苛刻。

明成佑一步步走过去，脚尖几乎踩到傅染的影子，被灯光拉长的两道影子融在一起，他驻足片刻尔后也蹲下身来。

傅染咬着下唇，依稀可见红润的唇有一圈月牙印，几近自虐，明成佑伸手攫住她的下巴，用力握紧逼她松开牙关，“找不到尤柚你把舌头咬掉都没用。”

“万一还找不到怎么办？”傅染侧过身，脸枕在置于膝盖的手臂上，“我很怕，说不定尤柚这时候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前没人能陪在她身边，可今天她是在我眼皮子底下被人带走的，她肯定比我还怕，也不知道被带到了哪儿，可我却找不到她。”

“李琛说过他喜欢尤柚，我想至少不会再做伤害她的事。”

傅染立起身，左右张望后提起脚步。

明成佑追上去扣紧她的手腕，“你去哪儿？这样漫无目的找到天亮都不会找到尤柚。”

“那你说怎么办？”傅染挣了下没挣开，“靠我们几个人无异是在大海里捞针，婶婶等不到我们肯定会急坏了，到时候还是会报警，事情一样会闹得很僵。”

“如果报警是最好的办法，到时我陪你去警察局。”

她目光透出疑惑，“真的？”

“真的。”

明成佑带着傅染去李琛有可能会去的地方找，李则勤则令人去查李琛的信用卡消费情况及所有会使用到身份信息的可能，傅染跟着明成佑来到一处公寓前，他从门口的地毯下找出钥匙开门进去，“这是琛子以前为跟朋友聚会准备的地方。”

傅染进去找了一圈，房子显然很久没住过人。

不知这是第几次失望离开，傅染木然地走出电梯，明成佑走在前面，她只要想到尤柚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就心急如焚，走出小区最后一个石阶时一脚踏空，整个人栽出去，手掌和膝盖着地，摔得爬不起来。

明成佑旋身，见她撑着地面，他走过去将她拉起身，傅染白皙的手掌布满灰渍，有几道划出的血痕，一滴滴的殷红蒙了灰。

明成佑弯腰帮她把膝盖上的脏污拍掉，傅染视线垂落，看着弯下去的人影，心里一动，有酸有甜，还有说不出的滋味。

明成佑带她回车上，又抽出湿巾给她处理伤口，他握住傅染摊开的手掌，偶尔疼得厉害，她会稍微挣扎，明成佑嘴唇凑近她手掌，边擦拭边轻吹气，微凉的气息倒是最好的止痛剂。

车内的灯亮着，傅染低头看着明成佑饱满的前额，往下，是坚而挺的鼻梁，薄唇微抿，一道优美的弧线上扬，他松开傅染的手，“好了，走路不长眼睛。”

“谢谢。”

男人闻言，抬起头望她眼，“饿了吧，先去吃晚饭。”

“我吃不进去，”傅染看了眼时间，“我们还是再找找吧。”

明成佑开车经过面包店时下去买了面包和饮料回到车上，他把东西塞到傅染手里，自己专注地盯向前方，去所有李琛可能去的地方继续找。

傅染胃里堵得慌，只喝了两口水。

明成佑单手撑着侧脸，眼睛幽暗犀利，神色却也有倦意，傅染想他中午吃得并

不多，她把面包递过去，“你也吃点东西。”

明成佑身子往后靠，“你为什么不吃，不饿吗？”

傳染摇摇头。

他没有伸手接傳染递过来的面包，“我也不觉得饿，”明成佑目光落回前方，想了想又道，“你撕两口给我吧，省得待会胃不舒服。”

傳染也没心思细想合不合适，她随手撕了一块面包递到明成佑嘴边，然后又把插着吸管的热饮送过去。

明成佑就势吃两口填肚子。

悍马车穿梭在漆黑的夜幕内，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赶去，却又败兴而归。

明成佑想给李则勤拨通电话问问进展，还未来得及，手机却是骤然响起，他戴上耳机接通，“喂？”

傳染的心跟着悬起。

明成佑眉宇间渐渐有所缓和，他挂断电话，冲出前方路口后一个急转弯，“舅舅找到琛子了，他和尤柚应该在宾馆。”

傳染和明成佑匆忙赶去时，李则勤正焦急地在宾馆大厅内来回走动，见到二人前来，他气得前额青筋直绷，“这小兔崽子我非揍死他不可。”

“舅舅，”明成佑示意他别动怒，“先找到他们再说。”

傳染跟在明成佑身后，走出电梯焦急地走向前台查问房间号，李则勤抬头望了眼，“就是这间。”

他按响门铃。

不见动静，李则勤伸手拍门，一气之下更抬腿去踹。

房门毫无预警地打开，李琛穿着浴袍站在门口，见到几人并未表现出吃惊，李则勤挤进房间内，傳染也跟着大步走进去，偌大的床猝然出现在眼中，白色棉被裹着个人形，只露出颗黑色的脑袋。

傳染眼见李琛这穿着，他的衣服凌乱丢在沙发上，床边的鞋子是傳染给尤柚买的，她眼里氤氲出湿意，难以抑制地朝他吼道：“你又对她做了什么？”

明成佑环顾四周，脸色铁青瞪向李琛，“你还嫌麻烦不够是不是？”

李则勤则气得半晌说不出话。

傳染鼻尖酸涩，看到尤柚的围巾被扯掉后丢弃在旁，明成佑过去手刚碰触到她的肩膀，傳染侧身躲开，眼睛在李琛和他之间逡巡。

床上的身形动了动，尔后一双手推开被子，尤柚揉着眼睛坐起身，突然看到屋内站满人先是吓一大跳，目光触及到傅染，她失声喊叫：“姐！”

傅染几乎小跑到床沿，“尤柚。”

尤柚张手抱住她，傅染退开身小心翼翼察看，“没事吧，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没有。”

傅染看尤柚穿戴整齐，这才算心定，李则勤听闻尤柚的话，脸色总算有所缓和。

“再不回去叔叔婶婶估计也要急坏了，”傅染捡起围巾给尤柚围上，“手机又关机，你想吓死我们吗？”

尤柚犹豫地望向李琛，“姐，我真的没事，只是在这儿睡了觉，你千万别告诉爸妈，就说我难得出来玩忘了时间好吗？”

傅染替她掀开被子，看尤柚弯腰穿鞋，“吃过晚饭了吗？”

“没有，”说话的是李琛，他指指茶几上的食物，“她睡到现在连一口东西都没吃。”

李则勤拿眼瞪他。

傅染搀起尤柚，总算虚惊一场，李则勤眼见自己儿子穿着睡衣又露出半个结实胸膛，他气不打一处来，说没发生点事情他可不信，“琛子你真是胡闹，两年前既然认定是你毁她的容你还找她做什么？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要进我们李家门的更是数之不尽，你难道还看得上个没脸的人吗？”

“爸，”李琛怒喝，“我的事你少管！”

“你做出这种荒唐的事还有脸在这儿冲我发火？”

尤柚眼圈通红，尽管围着围巾却还是用双手捧住脸，心里的伤疤本就隐隐作痛，这会儿被人毫无忌惮撕开，更是疼得一口气上不来。

她垂下眼帘，把大半张脸都隐入围巾内。

李则勤想起儿子受到的委屈，若不趁机泄愤难掩心头恨，“如果直说拿不出钱治疗，别说二百万，再多的钱我都肯出，何必要毁人前程拉人做垫背？”

尤柚面皮薄，眼泪滚落出来，她咬住唇轻声啜泣。

“舅舅。”明成佑不温不火插进来句话，“事情闹到今天主要责任还在琛子，这些压力都扛不住的话当初凭什么冲动行事？况且要真闹开，琛子那时候就出不